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明史紀事本末 第七十一卷 魏忠賢亂政

熹宗天啟元年秋八月，魏忠賢矯殺前太監王安。魏忠賢初名進忠，河間肅寧人也。少點慧無籍，好酒善啖，喜馳馬，能右手執弓，左手斝弦，射多奇中。目不識丁，然亦有膽力，能決斷，顧猜狠自用，喜事尚諛。嘗與年少賭博不讎，走匿市肆中，諸少年追窘之，恚甚，因而自宮。萬曆二十七年，隸司禮監掌東廠太監孫暹。時熹宗為皇太孫，忠賢謹事之，導之宴游，甚得皇太孫歡心。孝和王後，太孫生母也。忠賢賁入宮，辦膳。其介紹引進者魏朝，朝故屬太監王安名下。安素剛正，主持一宮事，魏朝日譽忠賢，安善視之。朝初與太孫乳媪客氏私，即所稱為對食者。然朝以侍安，又承事太孫，多不暇，忠賢乘間亦通焉。客氏者，故定興侯僕二妻也。年十八進宮，又一年而嫠，生子國興。光宗踐阼，冊太孫為東宮，忠賢得充東宮典膳，客氏力也。光宗升遐，東宮暫居慈慶。給諫楊漣疏參及忠賢，忠賢無措，泣求魏朝於王安，力營救之，遂與李選侍宮中李進忠為一人，外廷不知也。忠賢深德朝，結為兄弟，而兩人皆客氏私人。上即位數月，一夕，忠賢與朝爭擁客氏於乾清宮暖閣，醉置而鬻，聲達御前，時上已寢，漏將丙夜，俱跪御榻前，聽上令。客氏久厭朝儂薄，而喜忠賢慙猛。上逆知之，乃退朝而與忠賢。忠賢卒矯旨發朝鳳陽，縊殺之。自是得專客氏，而尾大不掉之患成焉。初，帝之立也，王安與諸大臣同受顧命，見忠賢侵權，欲重懲之，奏之帝。會御史方震孺上疏，請逐客氏，帝乃令客氏出宮。忠賢發安鞠問，安詰責，令其自新。忠賢得釋，客氏賁緣復入宮，將甘心於安焉。時安奉旨掌司禮監，辭未赴。王體乾即欲起攘之，因忠賢以危言動客氏曰：「爾我比西李何如？勢在騎虎，無貽後悔！」西李者，李選侍也。忠賢遂嗾給事霍繼華劾之，又令劉朝、田詔等上疏辨冤，客氏從中附和之。於是矯旨革安職，而以體乾掌司禮監。忠賢必欲殺安，遂以劉朝提督南海子，而降安為南海淨軍，勒令自裁。方光宗居青宮時，憂讒畏譏，幾三四年。安左右勤勞，靡敢怠玩，光宗頗任用之。安素剛，不肯頤使於李選侍。劉朝、李進忠皆選侍私人，故以移宮恨安。至是，安既死，而忠賢益無所憚矣。忠賢聞文義，乃取舊司禮監李永貞入備贊畫，李實、李明道、崔文升各司監局，探上意為奸，忠賢自掌東廠，客氏封奉聖夫人。

命奉聖夫人客氏如皇祖戴聖夫人例，加其子侯國興錦衣衛指揮使。御史劉蘭上言：「皇上初登寶位，客氏保護是賴，今釐降之儀舉，關雎之慶方新，恩禮所加，權勢歸之。」初，上大婚禮成，魏忠賢蔭姪二人，給事中程注、周之綱亦奏：「祖制非軍功不襲，國典不當濫予。」俱不聽。

九月，上以客氏保護聖躬，命戶部擇田二百頃，以為護墳香火之用。魏忠賢侍衛有功，命工部於陵工成，敘錄。御史王心一奏云：「梓宮未殯，先規客氏之香火；陵工既成，強入忠賢之勤勞，於禮為不順，於事為失宜。忠臣愛君，必防其漸。」上怒，責之。

冬十月，降吏科給事中侯震揚於外。初，客氏已出宮，復召入，震揚奏曰：「皇上於客氏，始而徘徊眷注，稍遲其出，猶可言也；出而再入，不可言也。中涓群小，煬灶借叢，王聖寵而煽江京、李閏之奸，趙嬈寵而媾曹節、王甫之禍，可為寒心。」上怒，降之。時倪思輝、朱欽相、馬鳴起、王心一相繼疏劾，皆降謫。吏部尚書周嘉謨論救，不報。

刑科給事中孫傑疏糾周嘉謨、劉一燝，謂：「統均仰輔臣之權，輔臣奉王安之意，中旨錯出，致悞封疆。」嘉謨免，一燝尋亦回籍。

二年春三月，禮科給事中惠世揚疏糾大學士沈淮：「使其門客晏日華潛入大內，誘劉朝等練兵，頓使聖明之朝，再見江彬之事。外戚鄭養性厚募死士，包藏禍心。」上慰留淮，而謫世揚於外。初，淮藉內監劉榮得通於忠賢，內操之議，皆自淮導之。未幾，刑部尚書王紀亦劾淮與客、魏交通，彼此攻訐，忠賢矯旨削籍。

夏五月，御史周宗建上言：「近日朝廷處分章奏，外庭嘖嘖，咸謂與窻之中，莫可測識，論旨之下，有物馮焉。如魏忠賢者，目既不識一丁，心復不諳大義，揭其志慮，有何遠謀？」又曰：「耳目嚙笑之暇，漸與相親，宮廷禮法之事，漸與相近。一切用人行政，墮於其說，必且東西易面而不知。」奏入，咸為宗建危之。

秋八月，兵科給事中朱童蒙疏糾鄒元標、馮從吾釀金講學，比之妖賊，元標繳仕歸。

冬十月，修撰文震孟上言勸政講學之實，中云：「君臣相對如家人父子，則左右近習無緣可以蒙蔽。」疏入，忤魏忠賢，不下。庶吉士鄭鄭復疏促之，曰：「經御覽而留中，則非止輦轉圓之義；不經御覽而留中，必有藏伏與援之奸。本朝故事，惟武宗及神宗末年有之。權璫煬灶，相顧太息，無可如何矣。」忠賢深惡之。承上觀劇，摘震孟疏中傀儡登場語激怒上。時太僕寺卿滿朝薦亦言之力。俱謫歸。

二月，命劣轉科臣霍維華、孫傑優升京堂，顧秉謙、魏廣微為大學士，入閣辦事。

三年秋八月，內官張守仁等索冬衣，嘩於工部堂上，尚書鍾羽正致仕歸。詔開內操，鉦鼓之聲喧闐宮禁。或云：「皇子生，震死焉。」御史劉之鳳上言：「虎符重兵，何可倒戈授巷伯之手。假令劉瑾擁甲士三千，能束手就擒乎？」御史李應升、黃尊素、宋師襄文章論之，尊素疏有「阿保重於趙嬈，禁旅近於唐末」等語。忠賢尤惡之，皆矯旨切責。忠賢自殺王安後，益驕橫，設內標萬人，哀甲出入。內監王進嘗試統上前，銃炸傷進手，上幾危。光宗選侍趙氏，與客、魏不協，矯旨賜死，選侍盡出光宗所賜珍玩列於庭，再拜投縋而絕。裕妃張氏方妊，膺冊封禮。客氏譖於上，絕飲食，閉襪道中，偶天雨，匍匐掬簷溜數口而絕。成妃李氏誕二公主而殤。先是，馮貴人嘗勸上罷內操，客、魏惡之，矯旨貴人誹謗，賜死。成妃從容為上言之，乃矯旨革封，絕飲食。成妃故鑿裕妃饑死，密儲食物壁間，數日不死。魏、客怒少解，斥為宮人，遷於乾西所。皇后張氏素精明，魏、客憚之。后方妊，腰痛，客氏密布心腹，宮人奉御無狀，隕焉。又於上郊天之日，掩殺胡貴人，以暴疾聞。

四年春二月，加錦衣衛田爾耕太子太保，以其緝捕有功也。爾耕，尚書田樂之孫，以軍功補蔭錦衣，附魏忠賢，遂得美擢。

三月，刑科傅樞疏參僉都御史左光斗、吏科都給事魏大中，詞引故內臣王安及中書汪文言。蔭魏忠賢弟姪一人錦衣百戶。

五月，以許顯純掌北鎮撫司理刑。

六月，左副都御史楊漣疏參魏忠賢二十四罪，曰：「忠賢原一市井亡賴人耳。中年淨身，賁入內地。初猶謬為小忠小信以倖恩，既而敢為大奸大惡以亂政。祖宗之制，以票擬托重閣臣，責無他委。自忠賢擅權，旨意多出傳奉，逕自內批，壞祖宗二百年來之政體。大罪一也。劉一燝、周嘉謨，同受顧命之大臣也。忠賢急於剪己之忌，不容皇上不改父之臣。大罪二也。先帝一月賓天，進御進藥之間，實有隱恨，執《春秋》討賊之義者，孫慎行也，明萬古綱常之重者，鄒元標也。忠賢一則逼之告病去，一則嗾言官論劾去。顧於護黨氣毆聖母之人，曲意綢繆，終加蟒玉以贈其行，親亂賊而讎忠義。大罪三也。王紀、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，及紀為司寇，執法如山；羽正為司空，清修如鶴。忠賢一則使人交誣於堂，辱而迫之去；一則與沈淮交構陷之，削籍去，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。大罪四也。國家最重，無如枚卜，忠賢一手握定，力阻前推之孫慎行、盛以弘，更為他辭以錮其出，是真欲門生宰相乎！大罪五也。爵人於朝，莫重廷推。去歲南太宰、北少宰，所推皆點陪貳，致一時名賢不安位去。顛倒有常之銓政，掉弄不測之機權。大罪六也。聖政初新，正資忠直。乃滿朝薦、文震孟等九人，抗論稍忤忠賢，傳奉盡令降斥，屢經恩典，竟阻賜環。長安謂皇上之怒易解，忠賢之怒難調。大罪七也。然猶曰外廷之臣子也。傳聞宮中有一舊貴人，以德性貞靜，荷上寵注，忠賢恐其露已驕橫，謀之私比，托言急病，立刻掩殺。是皇上且不能保其貴幸矣。大罪八也。猶曰無名封也。裕妃以有喜得封，中外欣欣相告。忠賢以抗不附己，囑其私比，矯旨勒令自盡，是皇上不能保其妃嬪矣。大罪九也。猶曰在妃嬪也。中宮有慶，已經成男，乃繞電流虹之祥，忽化為飛星墮月之慘，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。是皇上不能保其子矣。大罪十也。先帝在青宮四十年，操心慮患，所以護持孤危者，僅王安一人耳。皇上倉卒受命，擁衛防護之中，亦不可謂無微忠。而忠賢以私忿矯旨，掩殺於南海子。是不

但讎王安，而實敢於讎先帝之老僕與皇上老犬馬，略無顧忌。大罪□一也。今日獎賞，明日祠額，要挾無窮，王言屢褻。近又於河間府毀人房屋，以建牌坊，鏤鳳雕龍，干雲插漢，又不止於空地擅用朝官，規制僭擬陵寢而已。大罪□二也。今日蔭中書，明日蔭錦衣，金吾之堂，口皆乳臭，誥敕之館，目不識丁。如魏良弼、魏良材、魏良卿等，五侯七貴，何以加茲？大罪□三也。

「因立枷之法以示威，枷號家人者，欲扳陷皇親也；扳陷皇親者，欲動搖三宮也。當時若非閣臣力持，椒房之戚，又與大獄矣。大罪□四也。良鄉生員章士魁，以爭煤窯傷其墳脈，托言開礦而致之死。假令盜長陵一坏，何以處之？趙高鹿可為馬，忠賢煤可為礦。大罪□五也。伍思敬、胡遵道以侵佔牧地細事，而置置囚阱。草菅士命，使青磷赤壁之氣，先結於壁宮泮藻之間。大罪□六也。科臣周士樸執糾織監一事，原是在工言工，忠賢竟停其升遷，使吏部不得專其銓除，言官不敢司其封駁。大罪□七也。北鎮撫臣劉僑，不肯殺人媚人，自是在刑言刑，忠賢以其不善鍛鍊，竟令削籍，明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，而忠賢之律令不可不遵。大罪□八也。科臣魏大中到任，已奉明旨，鴻臚寺傳單，忽傳詰責，及科臣覆奏，臺省交章，又再褻王言，而煌煌天語，朝夕紛更，令天下後世視皇上為何如主？大罪□九也。東廠原以察奸細非常，不以擾平民也。自忠賢受事，雞犬不寧。野子傅應星等為之招搖引納，陳居恭為之鼓舌搖唇，傳繼教為之投罟設網。詞組違忤，駕帖立下。如近日之逮汪文言，不從閣票，不令閣知。而傅應星等造謀告密，日夜未已，勢不至於興同文之獄，刊黨錮之碑不已者，當年西廠汪直之僭，恐未足語此。大罪二□也。前韓宗功潛入長安，偵探虛實，往來忠賢私房之家，事露，始令避去。大罪二□一也。祖制不蓄內兵，原有深意。忠賢創立內操，使羽黨盤踞其中，安知無大盜刺客深謀不究之人！識者每為寒心。昔劉瑾招納亡命，曹吉祥傾結達官，忠賢蓋已兼之。大罪二□二也。忠賢進香涿州，鐵騎之簇擁如雲，蟒玉之趨隨耀日，警蹕傳呼，清塵墊道，人人以為駕幸涿州。及其歸也，以輿夫為遲，故駕駟馬。羽幢青蓋，夾護環遮，則已儼然乘輿矣。大罪二□三也。蓋寵極則驕，恩多成怨。聞今春忠賢走馬御前，皇上曾射殺其馬，貸忠賢以不死。忠賢不自畏罪請死，且進有傲色，退有怨言，朝夕堤防，介介不釋。從來亂臣賊子，只爭一念放肆，遂至收拾不住，奈何養虎兇於肘腋間乎？此又寸鬻忠賢不足盡其辜者。大罪二□四也。凡此逆跡，左右既畏而不敢言，外廷又皆觀望而不敢言。即或內廷奸狀敗露，又賴有奉聖客氏為之彌縫其罪戾，而遮飾其回邪。故掖廷之內，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；都城之內，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。即大小臣工，又積重之所移，積勢之所趨，亦不覺不知有皇上，而止知有忠賢。宮中、府中，大事、小事，無一不是忠賢專擅，反覺皇上為名，忠賢為實。且如忠賢已往涿州矣，一切事情，必星夜馳請旨，票擬必忠賢到始敢批發。嗟嗟！天顏咫尺之間，忽漫不請裁，而馳候忠賢旨於百里之外，事勢至此，皇上威靈尚尊於忠賢耶！」

疏入，忠賢亦惴惴懼禍，欲結輔臣韓爌為之地，爌嚴拒，不得已泣訴御前，客氏又從中委曲調之，遂令魏廣微條旨，廣微素固結忠賢，附為同姓。漣疏中復有「門生宰相」語，廣微恨之。是時，忠賢亦有疏辭職，疏先下，備極溫諭。次日，乃下漣疏，切責不少貸。

先是，漣疏成，意欲於午朝面奏，出疾雷掩耳之計。繕寫甫竟，次日免朝，恐再宿則機泄且害成也，遂循例封進，故忠賢得以彌縫。漣愈憤激，冀補贖以伺對仗。忠賢聞之，阻遏上不御朝者三日，至四日乃出御皇極門，刀劍倍於往時，侍班官僚，更為嚴謹。左班諸臣，不許擅出奏事，而諸臣公憤愈甚，繼漣上疏者摺至。給事陳良訓、魏大中、許譽卿、劉茂、傅樞、陳熙昌、周之綱、杜三英、楊夢袞、顧其仁、胡永順、朱大典、陳奇瑜、熊奮渭、李精白、孫紹沆、陳維新、楊維新、御史袁化中、周宗建、劉芳、劉廷佐、李應升、房壯麗、劉環、胡良機、喻思洵、林汝驥、胡士奇、謝奇舉、洪如鐘、黃尊素、梁元柱、李光春、張曠、翟學程、劉之侍、周汝弼、李喬倫、劉其忠、宋政南、科道徐憲卿、趙應期，兵部尚書趙彥，詹事翁正春等，卿寺朱欽相、胡世賞，吏部郎中鄒維漣，撫寧侯朱國弼等，不下百餘疏，先後申奏，或專或合，無不危悚激切。俱不聽。南京兵部尚書陳道亨已引疾，杜門不與公事，及見楊漣參疏，忽奮擊扼腕曰：「國家安危，誠在此舉！吾備位大臣，不言，誰為言者！」即日出署，合部院九卿諸大臣公疏以上，凡千言，指陳剴切。疏入，嚴旨切責。道亨歎曰：「此何時？尚可在公卿間耶！」乃具疏力辭而去。

屯田司郎中萬燦先授營繕司主事，管寶源局，疏請內監廢銅，忤忠賢意。至是，燦復上疏曰：「忠賢原名進忠，今改名忠賢，當亦顧名而思忠賢之義乎？夫以忠賢珠玉盈筓，金銀滿屋，何求不得，何欲不遂！以此破廢銅器，無足入其目，當其心，而亦必一手握定者，其設心以為不若是，無以操天下之利權；既操天下之利權，何難攬天下之政權。奸雄用意最深，蓄謀甚毒，臣有以窺其微矣。」疏入，忠賢矯旨杖燦於午門外。群闖至燦寓，猝之而出，辱毆於道，燦幾危。及至闕受杖，忠賢命立斃之。先是，御史林汝驥，葉向高鄉人也，忠賢欲借之以傾向高。會燾巡城，有火者曹大、傅國興挾人命劫財，鬥於途。汝驥欲參之，皆願受杖免參。燾信其無他也，即杖之。數日後，萬燦禍作，忽中旨逮汝驥廷杖，汝驥懼出亡。群闖疑向高匿之，百餘人直入其寓，辱及婦女，嫚罵索索。向高奏之，置不問。至七月，林汝驥自詣遵化軍門獄。蓋燾懼未受廷杖，先殞命於中涓之私毆，故逸出都門，詣遵化撫臣獄，求為代題。各道潘雲翼等疏救，不聽，執前旨如故。已而被杖創甚，幾斃。向高奏曰：「楊漣一人之言，容有過激，未幾而諸疏繼至矣，又未幾而臺省九卿復有公疏，舉朝闕然，即臣等亦被其指摘。甚者疑其為忠賢畫策，當與焦芳同傳矣。臣地居密勿，不敢自同於廷臣，即受疑受謗，情固甘之。惟是皇上念忠賢，則當求所以保全之；而今日保全忠賢之計，莫如聽其自請且歸私第，遠勢避嫌，以釋中外之心，使天下曉然知忠賢之無他，其於轉禍為福，直俄頃間耳。至內操一事，祖宗朝所無，聚數千之甲兵於宮廷肘腋間，在今日雖無可慮，他日終屬隱憂。」疏上，溫旨復，悉數忠賢勤勞，責群臣附和。

詔錦衣衛杖汪文言，革為民。

大學士葉向高予告回籍。向高初相時，猶可展布，自忠賢專擅，同官顧秉謙、魏廣微希意阿旨，向高強半注籍，疏三□上。至是，以御史林汝驥逸出，群闖圍第，決意去。初，廣微以己意用墨筆點縉紳一冊，分差等，目為邪人。其人則葉向高、韓爌、何如寵、錢謙益、成基命、繆昌期、姚希孟、陳子壯、侯恪、趙南星、高攀龍、楊漣、左光斗、魏大中、黃尊素、周宗建、李應升等約六七□人。密達於忠賢，以漸擯斥。復手書所欲起用之人黃克纘、王紹徽、王永光、徐大化、霍維華、阮大鍼等五□六人，指為正人，以次點用。至是向高去，秉謙居首揆。吏部謝升起用，至京，見時政日非，勉終一選歸，且以書規廣微，中旨大拂廣微之意。史記事、黃汝亨各有書以大義告廣微，咸拒不納。

八月，署國子監祭酒禮部右侍郎蔡毅中，監丞金維基，博士門洞開、鄧光舒、王裕心，助教張翰南、徐伯徵、姚士儒、孫世裕、董天胤，學正王永興、蔣紹燿，學錄聶雲翔、杜士基，典簿萬民愨，典籍陳烈公，疏劾魏忠賢。上不問。毅中既與璫忤，四疏請告，亦不許。

九月，左都御史高攀龍疏參貪污御史崔呈秀。革職聽勘。

冬□月朔，有事太廟，上冕而升，百執事咸集，大學士魏廣微不至，迨飲福受胙，禮且告畢，踉蹌入班拜跪。吏科給事魏大中劾之曰：「皇上升殿頒來歲之歷，四方萬國，誰不俯首奉行，其矯命雄行，獨奢、安耳。廣微執政重臣，何以驚焉不拜正朔也？皇上於一日間行二大禮。頒朔不至，享廟則後至，其無禮於皇上，亦已甚矣！」廣微上疏自理，且乞骸。溫旨留之。廣微恨大中甚。御史李應升上言：「閣臣魏廣微疏辨，自謂罪止失儀。夫行禮悞錯，始謂失儀。謹按《大明律》，失悞朝賀者，笞四□；祭奠失悞者，杖一百。廣微尚可膺焉入中書之堂乎？國家設立言官，稱耳目近臣，言及乘輿，則天子改容，事關廊廟，則宰相待罪。廣微父允貞嘗為言官，公正發憤，得罪閹臣以去，聲施至今，廣微獨不念乎？奈何比之路馬，斥之此輩。夫不與此輩為伍者，必另有一輩為緣。方今聖天子在上，賢公卿在下，廣微有何疚心之事，清夜抱慚，每見指摘，輒自張皇，若□手□目之暴其隱也？廣微當退讀父書，保其家聲，毋倚三窟，與言官為難，異日亦可見乃父於地下。」上切責之。

降吏科給事魏大中、吏部員外夏嘉遇、御史陳九疇三級，調外。吏部尚書趙南星、左都御史高攀龍乞罷，許之。大學士韓爌力爭，不報。南星等狼狽去國。

刑吏部左侍郎陳于庭、右都御史楊漣、左僉都御史左光斗籍。趙南星之去也，銓部以陳于庭代署，西臺以楊漣代署，俱留中。

及會推塚宰，連以注籍不與。其所會推喬允升、馮從吾、汪應蛟，上仍以南星私人責之，並責楊漣、袁化中，一時盡去，部署皆空。

降御史房可壯三級，吏科許譽卿、沈惟炳，河南道御史袁化中各一級，降吏部文選司郎中張光前三級，俱調外。光前甫入署二旬，因南星等後先奉旨去，乃上疏曰：「臣若緘默不言，為苟免之計，是賣友也。賣友之人，即是欺君之人。臣豈敢蹈欺君賣友，令皇甫規笑人千載之上哉！」

冬□二月，復逮汪文言。

五年春正月，起崔呈秀復為御史。呈秀為高攀龍所糾，乃微服持賂叩忠賢，願為忠賢子，呼之以父。忠賢大悅，遂出中旨，免其勘，起用。時忠賢竊柄，動曰中旨。兵科給事中李魯生阿忠賢意，上言：「執中者帝，宅中者王，旨不自中出而誰出？」時論鄙之。罷禮部侍郎何如寵、右諭德繆昌期。削太僕寺少卿劉宗周籍。起用阮大鍼□一人。

二月，大理寺丞徐大化劾楊漣、左光斗黨同伐異，招權納賄。命侯汪文言逮至鞫之。削御史周宗建、李應升、黃尊素、張慎言籍。工部主事曹欽程復劾趙南星、周宗建、張慎言、李應升、高攀龍、黃尊素、鄒維漣、魏大中，大約誣以受熊廷弼賂，以汪文言為之證。

三月，上視太學，魏忠賢、王體乾擅改儀注，賜坐，而大臣不得賜茶。

五月，上祭方澤還宮，即幸西苑，時日已晡，忠賢與客氏乘大舟飲酒，歡甚。上獨與宦豎二人，泛小舟蕩漾，上身自刺舟，一璫佐之，相顧笑樂。忽風起舟覆，上及二璫俱墮水中，二璫死焉，上救免。忠賢及客氏相顧錯愕而已。

詔肅寧縣建坊，賜勅旌獎魏忠賢，並蔭其弟姪一人督僉事。特賜璽書褒美錦衣衛都督田爾耕，仍命所司賚之羊酒，建坊以示眷答至意。時修舉屯政以濟軍需，爾耕乃捐田土七千餘頃，以佐縣官之急，故下璽書美之。

錦衣衛指揮掌北鎮撫事許顯純劾問汪文言獄，辭連趙南星、楊漣、左光斗、魏大中、繆昌期、袁化中、惠世揚、毛士龍、鄒維漣、鄧漢、盧化龍、夏之令、王之采、錢士晉、徐良彥、熊明遇、施天德等，略曰：「移宮建議，原為立名躡等之資；整頓鉅政，實是偏聽招權之藉。布買命之金，而楊、熊之刑停；啟賄賂之門，而升遷之法濫。總文言得力於父事王安，結納權要，濁亂朝政，請敕法司研鞫。」已而忠賢矯旨，仍命顯純訊之。於是周朝瑞、黃龍光、顧大章並以求緩楊、熊獄入焉。初，文言再下詔獄，鍛鍊兩月餘，弗屈。有旨杖之百，其甥悲失聲，文言叱曰：「孺子真不才，死豈負我哉！而效兒女子相泣耶！」至是下獄嚴鞫者四，酷刑備加，弗屈如故。最後不能堪，始仰視許顯純曰：「吾口終不似汝心，任汝巧為之，我承焉可也！」顯純誣魏、周諸人以賊，文言蹙起曰：「天乎！冤哉！以此蔑清廉之士，有死不承！」

六月，九門提督太監金良輔劾御史倪文煥擅責官軍。文煥求解於崔呈秀，呈秀引入璫幕，青衣叩頭，珍奇盈列，求為忠賢義子。閱數日，即具疏劾周順昌等以達其意。忠賢悅，自此入幕用事。

秋七月，下楊漣、周朝瑞、左光斗、顧大章、袁化中於北鎮撫司。初，獄上，擬漣以移宮一案。許顯純等相與謀，謂不引入移宮，則罪名不大；不假借封疆，則難與追賊，遂坐以受熊廷弼賄。漣等不肯承，而顯純極楚甚酷無生理。左光斗曰：「彼殺我有兩法：乘我之不服，而亟鞫以斃之；又或陰害於獄中，徐以病聞耳。若初鞫輒服，即送法司，或無死理。」於是靡焉承順，遂五日一比，慘毒更甚。比時累累跪階前，詞詬百出，裸體辱之，弛桎則受拶，弛鐐則受夾，弛拶與夾，則仍戴桎鐐以受棍。創痛未復，不再宿，復加榜掠。後訊時皆不能跪起，荷桎梏平臥堂下，見者無不切齒流涕。

材官蔣應陽因熊廷弼下獄，代為投揭，白其冤，時時入監左右之。魏忠賢緝獲，以其所攜遼東圖畫，指為妖書以獻。上命真重辟。加蔭忠賢以羊酒銀幣賜之。

八月，御史張納上書論東林書院，詆鄧元標、孫慎行、馮從吾、余懋衡，俱削籍。

副都御史楊漣卒於獄。漣身事三朝，親受光宗顧命。自下獄，體無完膚。及其死也，土囊壓身，鐵釘貫耳，僅以血濺衣裏置棺中。後櫬歸無葬地，置於河側，母妻俱棲息城樓，而忠賢仍令撫按追賊。

吏科都給事魏大中卒於獄，其子學伊死之。大中家徒四壁，卓然以名教自持。熊、楊之獄，大中力言宜真重辟，諫草傳佈，而竟誣以熊、楊賄賂，坐賊死。方濬暑殷雷，旨故遲遲不下，越六七日，始出屍牢穴中，屍潰甚慘。方被逮時，其子學伊徒跣攀號，欲隨之北。大中曰：「覆巢寧有完卵耶！父子俱斃，無益也。」學伊微服間行，尾緹騎，刺探起居。抵國門，邏卒四布，則變姓名，匿旅邸中，晝伏夜出，以救其父。迨獄危危，榜掠益毒，度無生理，欲過登聞鼓，上書自刎。已而不果，扶櫬歸，朝夕號哭，未嘗入寢室，勺水不進而死。

決熊廷弼於市。

僉都御史左光斗卒於獄。先是，楊漣疏上，魏廣微惡之。時有調廣微者曰：「楊漣攻魏公，波及於閣下，公知其故乎？」曰：「不知也。」曰：「出疏者楊漣，造意者左光斗，潤色者繆昌期也。吾為閣下足了此事矣。」廣微首肯，遂與盟。授旨於御史陳九疇發其端，而旋以會推彰其事，復理移宮為傷孝，垂簾為阿黨，定策元勳為居功。及再鞫，改為封疆，誣以賊，矯旨五日一比，竟斃於獄。

九月，賜魏忠賢印，文曰：「顧命元臣。」客氏印，文：「欽賜奉聖夫人。」顧大章下獄，尋卒。

冬□月，逮御史惠世揚、夏之令於獄。刑部侍郎朱世守、大理寺丞楊一鵬、兵部侍郎劉策、布政陸完學俱削籍。

中書舍人吳懷賢下獄。懷賢以忠賢傾陷忠良，目擊不平，時閱邸報，見楊漣有□四罪疏，擊節稱快。旁注曰：「當如任守忠實時安置！」適工部吳昌期以劾忠賢還籍，懷賢服其不阿，遺書稱之為事極必反，反正不遠，辭多激烈。凡對客及貽書親朋，輒寓感憤，義形於色。同官傅應星入告忠賢，即逮之下獄，拷死，籍其家。妻程氏以驚死。

□一月，以崔呈秀為工部右侍郎。歲加魏忠賢祿米一千二百石，為殿工也。呈秀初倚許乘彝，通忠賢，至是殿工興，忠賢借督工，無日不與呈秀相見，屏人密語移時。呈秀授黨人姓名，如《天鑒》等錄，忠賢奉為聖書。一時梁夢環、李魯生、曹欽程各獻諛人告，而追賊嚴比等旨，俱自顧秉謙出之。《天鑒》錄首列東林葉向高、韓爌、孫承宗、劉一燝、趙南星、楊漣、高攀龍、左光斗、孫居相、李邦華、喬允升、王洽、曹于汴、李騰芳、錢謙益、姚希孟等，次列東林之黨孫鼎相、徐良彥、熊明遇、沈維炳、熊奮涓、侯恪等，又列真心為國，不附東林，顧秉謙、魏廣微、王紹徽、王永光、霍維華、徐大化、周應秋、崔呈秀、閻鳴泰、王在晉、楊維垣、卓邁、倪文煥、李魯生、吳淳夫、孫國珍、劉廷元等。《同志錄》者，首列詞林部院卿寺，則陳宗器、韓維思、易應昌、張潑等，臺省則黃尊素、李應升、劉芳、張慎言、惠世揚、房可壯、章允儒、劉弘化、侯恂、游士順等，部屬則賀煥、張光前、孫必顯、汪如亨等。《點將錄》者，首曰天罡星：托塔天王李三才，及時雨葉向高，浪子錢謙益，聖手書生文震孟，白面郎君鄭鄤，霹靂火惠世揚，大刀楊漣，智多星繆昌期等，共三□六人。地煞星：神機軍師顧大章，旱地忽律游大任，鼓上皂汪文言等，共七□二人。

揚州知府劉鐸下獄。僧本福攜鐸贈三詩至京，為其語多譏刺，遂逮之。錦衣衛指揮僉事高守謙毆翰林丁乾學斃之。乾學典試江西，試策中引汪直、劉瑾，觸怒忠賢，降級調外，未及赴。守謙與乾學有舊憾，遂嫉忠賢使二□餘人，擁入乾學寓，矯稱有詔，乾學俯伏就逮。守謙偕諸人極楚交下，乾學創甚，尋卒。時科臣陳熙昌、詞臣陳子壯亦以試錄有「庸主失權，英主攬權」等語，亦削籍。

戍吏部尚書趙南星。南星以忤沈一貫削籍，家居三□年。其入朝也，大理寺卿周應秋知其柄用，郊迎結歡，南星益鄙之，歎曰：「吾入山三□年，安知士風至此乎！」見大學士魏廣微，廣微父魏允貞與南星善，以父執自居。廣微因力排之，中旨削奪。巡撫山西郭尚友誣其賊，追論，戍振武衛，子清衡戍莊浪衛。南星日短衣，執士伍，卒於戍所。

六年春正月，削曹欽程籍為民。欽程以媚璫劾周宗建諸人，稱忠賢為父，躡秩太僕寺卿。復與同黨不合，忠賢厭薄之，遂責其敗群削籍。出都門時，再拜忠賢前云：「君臣之義已絕，父子之恩難忘。」遂倉卒跟踵而去。

命修《三朝要典》，以「紅丸」、「挺擊」、「移宮」三案，編緝成書。蘇杭織造太監李實疏劾南京巡撫周起元、松江知府張宗衡、同知孫應昆，詔逮之。時李實特印空疏，遣人持至京，奉忠賢。忠賢令李朝欽、李永貞屬草，而命孫升書之以上。

三月，御史周宗建下獄。宗建屢疏劾魏、客，魏、客恨之。先是，為曹欽程所誣，逮至詔獄。鞠時樞楚較眾更毒。宗建僵臥不能出聲。許顯純罵之曰：「此時尚能說魏公不識一丁否？」蓋宗建前疏魏忠賢有「目不識一丁」語也。卒斃於獄。

遼人武長春往來京師，魏忠賢指為間諜，緝之以邀功，竟磔之。以獲武長春功，封魏良卿肅寧伯，世襲，並賜養贍田七百頃。忠賢用事，獎敕約百道，閣臣撰敕，全仿曹操九錫文為之。先是，掌司禮秉筆者，非公事不得出。忠賢獨招搖畿輔，以恣馳逐，每先期治儲，待於停驂，所在數千百騎，絡繹不絕。民間皆焚香插柳枝於戶。又以輿夫遲，駕四馬輿，青蓋羽幢，環遮夾擁，疾于飛鳥。凡朝中草疏，李永貞必遣急足馳白，即百里外，一日常再往返也。章疏至，分閱者王體乾、梁棟、李永貞、石元雅、涂文輔，有關切者鈐以寸紙，又湜一指甲重痕為識。永貞等以次朗誦，而體乾為疏其意旨焉。

左諭德繆昌期下獄。昌期湖廣典試，策語侵魏忠賢，忠賢銜之。以昌期負文名，人望所屬，不即發。及楊漣二□四罪疏，昌期為之屬草，忠賢深恨之。昌期往告葉向高以清君側之惡，向高唯唯，昌期色變而出。韓爌當國，頗信昌期，益持正義。及爌去，趙南星、高攀龍逐，楊、左削奪，昌期日慷慨，置酒餞別。忠賢愈怒，使人冒於朝曰：「昌期何人，尚留此送客耶！」昌期請告，忠賢矯旨勒聞住。忠賢嘗營墳於玉泉山，遣人詣昌期乞墓碑，昌期瞋目叱曰：「吾生平恥為諛墓，豈肯順璫旨耶！」客曰：「身履虎尾，不畏其噬乎？壽寧事可鑒也。」昌期大恚曰：「壽寧曾困李獻吉，今日壽寧安在？」忠賢聞之，怒益不解。至是起大獄，與周順昌同詔獄，為許顯純所斃。

左都御史高攀龍卒。攀龍荆籍家居，杜門著書。聞緹騎至，焚香沐浴，手繕遺疏，封固以授其子世儒曰：「事亟方啟之。」乃給家人令各自寢息，勿得驚恐。夜半密起，整衣冠，望闕叩頭，自投於園池。次早世儒開戶，寂無人聲，啟視之，留詩以寓意，亟走池中出屍。因以遺疏附呈，疏曰：「臣雖削籍，舊屬大臣；大臣不可辱，辱大臣則辱國矣。謹北面以效屈平之遺。君恩未報，願結來生，望使者持此以復皇上。」忠賢復矯旨逮世儒。

吏部主事周順昌下獄。順昌，吳縣人，時緹騎出，魏大中中被逮，過吳，順昌周旋累日，臨別涕泗，即以女許配其孫允柎。緹騎促大中行，語侵順昌，順昌張目叱之曰：「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耶！若曹歸語而忠賢，我即故吏部郎周順昌也。」大中下獄，御史倪文煥即以締婚事劾順昌，削籍。內臣李實復疏參順昌、攀龍、應升、尊素、宗建五人，俱矯旨逮繫。緹騎挾威橫行，所至索金數千。宗建連行未三日，而逮順昌者復至，吳中沸然。士民素德順昌，聞其逮，不勝冤憤。吳令陳文瑞，順昌所拔士也。夜半叩戶求見，撫牀為慟。順昌曰：「吾固知詔使必至，此特意中事耳。毋效楚囚對泣！」顏色不變，語良久，令請順昌入治裝，舉家號慟。順昌笑曰：「無事亂人懷也！」顧案上有素榜，徐曰：「此龍樹庵僧屬我書者，我向許之，今日不了，亦一負心事。」乃題「小雲棲」三字，後識年月，投筆而起，改囚服，出門。士民擁送者不下數千人。順昌出赴使署開讀，巡撫毛一鷺至署，諸生五六百人，王節、楊廷樞、劉羽儀、文震亨等遮中丞，懇其疏救，一鷺流汗不能出一語。緹騎見議久不決，手擲銀鐺於地，厲聲曰：「東廠逮人鼠輩何敢置喙！」於是市人顏佩韋等前問曰：「旨出朝廷，乃東廠耶？」緹騎曰：「旨不出東廠將誰出？」眾怒，闕然而登，叢毆緹騎，立斃一人，諸司不復相顧。順昌徬徨立，久之無所屬，步詣府署。適緹騎之逮黃尊素於浙者，舟泊胥門，要挾需索，聞變，焚其舟，沉駕帖於河。緹騎皆泗水遁，不復往浙。時有謂順昌者曰：「公不幸遭清流之禍，忠良無得全者，矧今日變因公起，恐徒自苦。」順昌歎曰：「以我一人貽禍桑梓，死且目不瞑。我豈不知自裁，然順昌小臣也，豈得引高公不辱之義乎？今我赴都必死，死則訴高皇帝，速殛元凶，以清君側之惡。」手書別親友，以三月二□六日行，人無知者，就詔獄。顯純拷比倍酷，身無完膚，罵不絕口，無一語哀乞。好義者醵金代其納贖，顯純令獄卒私殞之。臨死，短章祈以屍諫，獄卒見而毀焉。

魏良卿請第宅朝房，工部議如李成梁例，給庫銀一萬九千兩，為第宅之價，以武清伯西朝房改付。從之。

御史李應升下獄。忠賢擅權，應升草□六事欲上，會楊漣先發，遂易稿以奏。忠賢切齒。嗣後救萬璟有疏，劾魏廣微有疏。廣微見疏，棄擲於地，不食者二日，欲廷杖之，讀至異日何以見乃父於地下，氣歎乃已。方駕帖之至也，應升獨立門側，佇望使來，一無他顧，惟入慰父母云：「兒此去或徵君恩，得以生還，慎勿憂念！」縣令至門，奮身就道，登舟作賦，略無抑鬱之色。至獄，亦拷死。卒之前一日，寄詩別親友，遺書誡其子。詩有云：「白雲渺渺迷歸夢，春草淒淒泣路歧。寄與兒曹焚筆硯，好將犁犂聽黃鸝。」聞者傷心焉。

戊毛士龍，削夏嘉遇、姜志禮、王心一、劉大受等籍。御史黃尊素卒於獄。卒前一日，獄吏告尊素曰：「公休矣！內傳欲斃公，公何語？即書以寄家。」尊素略不及他事，即於三木上賦詩。是夜卒。

五月，王恭廠災，兵部尚書王永光請寬訟獄，停工作，慎票旨。給事中彭汝楠、御史高弘圖亦言之，俱削籍。未幾，降敕獎忠賢撲滅雷火功，從尚書薛貞之請也。

六月，命逮吳養春等。養春，歙縣人，家世饒富，祖守禮常輪邊二□一萬。養春官中書，有黃山，收息不貲。又准浙中鹽與從兄弟許訟，置僕吳榮於獄。榮脫入京，訴於東廠，誣其私占黃山，歷年獲租稅六□餘萬金。忠賢遂矯旨逮養春至京，坐養春贓六□餘萬，程夢庚贓□三萬六千。其山場木植，估價三□餘萬，命官變易之，以助大工。忠賢以能發奸剔弊，蔭錦衣衛指揮。時養春等俱拷死，工部遣主事呂下問至歙追產，吳氏家已破，其妻女俱自縊。呂下問專召富家派買，坐累至破家者甚多，激民變，下問遁回。忠賢復命太僕寺丞許志吉至歙續追。志吉即徽人，其酷不減下問。

殺揚州知府劉鐸。方鐸下獄時，李承恩、方震孺同繫獄，鐸與二人相得甚洽。會鐸以前詩乃歐陽暉所作，事白得釋。遂為承恩行金救免，為張體乾所緝獲。體乾心欲媚璫，遂誣鐸與假官曾雲龍同謀，倩道士方景陽咀咒廠。臣忠賢聞之，怒甚，即使谷應選逮景陽至，榜掠數百，景陽不勝楚，誣服。然景陽實未識鐸，具獄時，鐸亦不復與景陽面質。獄成，始擬戍，既擬絞，忠賢矯旨令從重擬。是時，景陽已斃於獄，而刑部尚書薛貞承忠賢意，竟擬斬，決不待時。疏上，報可。方貞再鞠時，語鐸曰：「當今之時，以己功名為重耳！他人生死何與己事！」鐸曰：「一時功名有限，千秋清議難逃！」貞大恨之，撲之二□。未幾，詔斬於西市，並戮景陽屍。

浙江巡撫潘汝禎議為忠賢建祠宇，乞賜額，從之。時汝禎疏先至，而巡按劉之侍疏遲至一日。忠賢怒，削奪之。僉都御史周起元下獄，拷死。

九月，削廣西副使曹學佺籍。時學佺有《野史紀略》一書，議論與《要典》相反，故削籍毀板。以皇極殿工成，晉魏忠賢為上公，加恩三等。原封肅寧侯魏良卿進寧國公，賜鐵券，世襲。加吏部尚書侍郎周應秋等□八人宮保，進秩，金幣有差。馬嘉會、崔呈秀蔭子錦衣衛指揮，世襲。郭允厚、薛鳳翔蔭子入監。徐大化、孫傑升工部尚書。科道郭興言加銜，賜銀幣有差。加恩張惟賢等七人。傅應星加太子太保。李承錦加太子太傅。魏士望等□四人，升都督僉事，各賜銀幣有差。又敕賜魏忠賢莊田二千頃。寧國公祿米，照魏國公例歲支五千，以示酬眷至意。

蘇杭織造李實奏廠臣祠宇已建，乞授杭州衛百戶沈尚文等永守祠宇，世為祝釐崇報，上允之。祠建於西湖之麓，居關壯繆、岳武穆祠之中，備極壯麗。閣臣縉紳施鳳來撰記，張瑞圖書丹，賜額曰「普德」。子衿微有反唇者，則守祠之豎叢毆之。蘇州立普惠祠、松江立德馨祠者，巡撫毛一鷺、巡按徐吉也。淮安立瞻德祠、揚州立沾恩祠者，漕運郭尚友，巡按宋楨模、許其孝也。盧溝橋立隆恩祠者，工部郎中曾國禎也。崇文門內立廣仁祠、宣武門外立茂勳祠者，順天府通判孫如冽、府尹李春茂、巡撫劉詔、巡按卓邁、戶部主事張化愚也。濟寧立昭德祠、河東立褒勳祠者，巡撫李精白，巡按李燦然、黃憲卿，並漕運郭尚友也。河南立戴德祠、

成德祠者，巡撫郭增光、巡按鮑奇謨、守道周鏞也。山西立報功祠者，巡撫牟志夔、曹爾楨，巡按劉弘光也。大同立嘉德祠者，巡撫王點，巡按張素養、汪裕也。登萊立報德祠者，巡按李嵩也。湖廣立隆仁祠者，巡撫姚宗文、巡按溫皋驥也。四川房山立顯德祠者，工部郎中加侍郎何宗聖也。陝西立祝恩祠者，巡撫朱童蒙，巡按莊謙、王大中也。徽州立崇德祠者，知府顏鵬也。通州立懷仁祠者，督漕內監李明道也。通州、昌平二鎮立崇仁、彰德二祠者，總督閔鳴泰也。密雲立崇功祠者，巡撫劉詔、巡按倪文煥也。林衡署中立永愛祠者，庶吉士李若琳也。嘉蔬署中立洽恩祠、良牧署中立存仁祠者，上林監丞張永祿也。福建則絕未有請，江西亦最後。明年六月，內方題建賜隆德祠者，巡撫楊廷憲、巡按劉述祖也。各曲意獻媚，務窮工作之巧，攘民田墓，伐人樹木，無敢發聲。其上食饗祀，一如王公。像以沉香木為之，眼耳口鼻手足，宛轉一如生人。腹中肺腸皆以金玉珠寶為之，衣服奇麗，髻上穴空其一，以簪四時香花。一祠木像頭稍大，小豎上冠不能容，匠人恐急，削而小之，以稱冠焉。小豎抱頭慟哭，責匠人。

薊州道胡士容下獄。士容任薊州督師有聲，崔呈秀薦其妾弟蕭惟中、宋珏等為守備，私人鄭冲宇等為中軍，不從，且置之。欲建祠於薊州，士容又勿聽。遂激忠賢怒，矯旨逮之。

大學士顧秉謙回籍。

冬□月，順天府丞劉志選上言：「張國純怙惡不悛。」上下旨切責。國純，后父也。后賢明，客氏忌之，誣稱後非國純女，幾搖天聽。忠賢嫉志選及御史梁孟環論之。志選疏有「丹山之穴，藍田之種」等語，尤悖逆。上一日幸後宮，顧見几上書一卷，問後何書？曰：「《趙高傳》也。」上默然。忠賢益怒。次日，伏壯士數人於便殿上，御殿搜得之，懷刃，上大驚，送廠衛。忠賢乃誣后父國純謀立信王，為不軌，欲興大獄，謀之王體乾，曰：「主上凡事憤憤，獨於夫婦兄弟間不薄，脫有變，吾輩無類矣。」忠賢懼，乃亟殺之以滅口，事得寢。

七年春正月，刑禮部尚書李思誠、吏部主事於志舒、懷來兵備丘志充籍。命錦衣衛逮志充，同上林監署丞王家棟下獄。家棟以太醫院醫士授署丞，出入崔呈秀門。時戶部主事於志舒托家棟通賄呈秀，得除吏部。而懷來兵備丘志充亦與棟有交，囑棟營求呈秀謀升太僕寺卿。棟暮夜攜賂呈秀，適遇廠中旗尉獲之。棟窘甚，往呈秀家叩門求解。時呈秀與禮部尚書李思誠接壤而居，遂誣以此所以賂思誠者。忠賢書發其事，而思誠實不知也，因削籍。

魏忠賢欲任天下兵柄，以提督忠勇營內操太監劉應坤、陶文、紀用鎮守山海關，又命司禮監涂文甫總督太倉、節慎二庫。原任司禮監崔文升、李明道總督漕運，疏通河道。凡司道以下，俱行屬吏禮。李明道至淮，以淮安道楊廷槐不廷跪，參論削籍。

刑翰林陳仁錫、文震孟、鄭鄭籍。擬孫文多、顧同寅罪斬。文多，仁錫戚也，嘗作策論嘲時。忠賢知之，因誣文多造妖言，謗朝政，置重辟。所指妖言者，則韓愈《原道》篇，欽天監《步天歌》也。先是，仁錫在講筵，因王恭廠火災，又見正人屠戮，忠賢竭土木不休，講時不避忌諱。忠賢怒，復以不撰寧國敕，怒愈甚。遂命許顯純擬文多獄，詞連仁錫等。因削職，追奪誥命。

夏四月，遵化道耿如杞下獄。時劉詔巡撫順天，行縣至肅寧，叩首於忠賢家。及謁祠，見忠賢像，即行五拜三叩頭。因創立生祠，諭意於如杞，不應。祠成，又欲率如杞往拜，如杞半揖而出。事聞，忠賢怒，令詔疏劾之，疏連入，而如杞下獄。

遣三王之國。忠賢包藏禍心，故有是遣。

五月，監生陸萬齡請建魏忠賢祠於國學之旁，謂：「孔子作《春秋》而忠賢作《要典》，孔子誅少正卯而忠賢誅東林。」許之。

秋七月，以邊功，加恩魏忠賢三等，蔭弟姪一人錦衣衛指揮，世襲，王體乾等各有差。既而以廠臣安攘天下，封魏鵬翼安平伯。三殿告成，加寧國公魏良卿太子太保，襲伯爵錦衣衛指揮，魏明望進秩少師，封魏良棟為東安侯。時良棟僅三歲，鵬翼二歲，世襲。賜奉聖夫人客氏金幣，加恩三等，蔭一人錦衣衛指揮使，世襲。

以田吉為兵部尚書，霍維華總督薊、遼。袁崇煥不為魏忠賢所喜，邊功不敘恩蔭。維華請以己蔭讓之，上下旨切責。初，維華內弟陸蓋臣為午門墻，得通於忠賢，因進仙方靈露飲。其法雜取梗稗諸米，淘淨入木甑蒸之，甑中底安長頸大口空銀瓶一米，漸添漸熟，水漸熟漸易，不數易而瓶中之露滿矣，乃米穀之精也。上飲而甘之，以餘瀝分賜近侍。及上不豫，忠賢歸罪於此，因恚維華。維華又偵知上彌留，遂先與忠賢貳。

八月，以崔呈秀為兵部尚書、少傅，兼太子太傅，仍兼左都御史，奪情視事。從來九卿未有兼官如呈秀者。呈秀初以御史監工，帶左都銜，及管司馬，尚如故，既竊兵柄，復擅紀綱。奪情視事，不用鑲墨。

上不豫，禮部頒爵賞列封蔭，群臣謝恩之日，即帝上賓之日也。

二□二日乙卯，上崩。初，上病亟時，召皇弟信王入，諭以當為堯舜之君，再以善事中宮為托，及委用忠賢語。既崩，忠賢自出迎王入，王危甚。時群臣俱在寓，聞訃，恐入朝之時有他變，生死且不測。厥明，至殿門，宦者持門不得入，告以宜用喪服。既改服，又言未成服，宜如常。群臣奔走出入者三，氣喘且不續，哀訴宦者，乃得入。既哭大行皇帝，司禮太監王體乾及忠賢在喪次，獨體乾語禮部備喪禮，忠賢目且腫，無所言。群臣出，少頃，獨呼兵部尚書崔呈秀入，屏人語移時，秘不得聞。或曰：「忠賢欲自篡，而呈秀以時未可止之。」

丁巳，信王即皇帝位。

九月，東廠太監魏忠賢乞辭位，不許。奉聖夫人客氏出外宅。國子司業朱之俊劾監生陸萬齡、曹代請祠魏忠賢國學，宜罪，命下獄。忠賢乞止建祠，上優答之，其前賜額如故，餘俱罷。同時更有一張生者，欲上疏，以忠賢與孔子並尊，入國學，自稱見子路擊之，遽沮。給太師寧國公魏良卿、少師安平伯魏鵬翼鐵券。巡撫江西僉都御史楊邦憲、巡按御史劉述祖請建魏忠賢祠。不許。

冬□月，巡撫登萊孫國禎報宣川之捷，敘及廠臣，論賞，蔭魏忠賢、王體乾、徐應元、崔呈秀各錦衣衛指揮同知。御史楊維垣劾兵部尚書崔呈秀。呈秀奏辨，求守制，不允。維垣黨忠賢，首糾顧大章入熊廷弼案，羅織諸賢，以嘗代其座師徐紹吉謀攘戶部左侍郎，魏廣微銜之，故未大用。至是，維垣遂首與其黨二，然未敢直指忠賢也。

工部主事陸澄源上言四事：正士習，糾官邪，安民生，足國用。其正士習略曰：「比來士氣漸降，惟以稱功頌德為事。廠臣魏忠賢服事先帝，論功行賞，自有常典，何至寵踰開國，爵列三等也！外廷奏疏，不敢名書姓，盡廢君前臣名之禮，釐祝遍於海內，奔走狂於域中，士習漸衰，莫此為甚。」

兵部主事錢元愨上言：「魏忠賢以梟獍之姿，供綴衣之役，先帝念其服勤左右，假以事權。群小蟻附，勢漸難返，稱功頌德，佈滿天下，幾如王莽之妄引符命。列爵三等，昇於乳臭，幾如梁冀之一門五侯。遍列私人，分置要津，幾如王衍之狡兔三窟。輿珍輦寶，藏積肅寧，幾如董卓之郿塢自固。廣開告訐，誅鋤士類，幾如節、甫之鉤黨株連。陰養死士，陳兵自衛，幾如桓溫之壁後置人。使先帝而早知其如此，亦必有以處忠賢矣。即皇上念其勤勞，貸之不死，宜勒歸私第，使國家無尾大之患。魏良卿輩，既非開國之勳，又非從龍之寵，安得玷茲茅土，自宜褫革。至告訐獲賞之張體乾，煅煉驟貴之楊寰，夫頭乘轎之張凌雲，委官開棍之陳大同，號稱大兒之田爾耕，寧國契友之門太始凡為爪牙俱宜明暴其罪或殛或放而奸黨肅清矣。貢生錢嘉徵上數忠賢之罪：曰並帝。內外封章，必先關白，稱功頌德，上配先帝，及奉命旨，必曰朕與廠臣，自古未聞有此奏體。曰蔑後。皇親張國紀於御前面折逆奸，遂遭羅織，欲置之死，賴先帝神明，祇膺薄懲，不然皇親危則中宮危矣。曰弄兵。祖宗朝不聞內操，忠賢外奪臣工，內逼宮闈，操刀禁中，深可寒心。曰無二祖列宗。高皇帝垂訓，中涓不許干預朝政，乃忠賢一手障天，流毒縉紳，凡邊腹重地，漕運咽喉，多置腹心，意欲何為？曰克削藩封。三王之國，莊田賜賚甚薄也。而忠賢封公、侯、伯之土田，膏腴萬頃。曰無聖。先師為萬世名教主，忠賢何人，敢祠太學之側？曰濫爵。古制非軍功不侯，忠賢竭天下之物力，佐成三殿，居然襲上公之爵，膺不知省。曰邀邊功。遼左用兵以來，墮名城，殺大帥，而冒侯封伯。曰傷民財。郡縣請祠遍天下，計祠所費，不下五萬金，敲骨剝髓，孰非國家之脂膏乎？曰褻名器。順天賢書，崔呈秀之子鐸，目不識丁，遂登前列。」

疏上，俱報聞。

太監魏忠賢有罪免，寧國公魏良卿改錦衣衛指揮使，東安侯魏良棟改指揮同知，安平伯魏鵬翼改指揮僉事。

□一月甲子，安置魏忠賢於鳳陽，籍其家。初，上神明默操，忠賢黨與林立，莫發其奸。楊維垣首糾崔呈秀，語侵忠賢，而崔、魏之勢衰。後陸澄源、錢元愨直攻忠賢。至錢嘉徵□大罪疏上，忠賢不勝憤，哭訴於上。上命內侍讀嘉徵疏，使聽之。忠賢震恐喪魄。客、魏相倚，知信邸內監徐應元為上所任，忠賢屈身事之，饋以貨，告之辭東廠印，援為後勁，應元果為問。至是，謫忠賢鳳陽司香祖陵，籍客、魏二氏，安置徐應元於顯陵，尋謫戍。

丁卯，諭兵部曰：「逆惡魏忠賢，擅竊國柄，誣陷忠良，罪當死。姑從輕降發鳳陽，不思自懲，素蓄亡命之徒，環擁隨護，勢若叛然。令錦衣衛擒赴，治其罪。」庚午，魏忠賢宿阜城尤氏邸舍，其黨密報上旨，知不免，夜同李朝欽自經。忠賢初直東宮，有道人宿朝天宮，日歌市中曰：「委鬼當朝立，茄花滿地紅。」蓋指客、魏也，至是始驗。下魏良卿鎮撫司獄。

庚辰，奉聖夫人客氏有罪誅。先是，籍其家，命太監王文政嚴訊之，得宮人姪身者八人，蓋出入掖庭，多攜其家侍媵，冀如呂不韋、李園事也。上大怒，立命赴浣衣局掠死。子侯國興下獄，良卿、國興俱伏誅。客光先、客璠、楊六奇等永戍。光先、璠，客氏之兄子，六奇，忠賢之婿也。初，忠賢肆惡，皆客氏成之。忠賢晤客氏，必屏宮人密語移時，其危中宮，害裕妃、成妃，用王體乾殺王安等，皆客氏造意也。天啟初，矯旨慰留客氏，皆體乾為之。客氏在宮中，乘小轎，內官負之，如妃嬪禮，儼然自視為上八母之一。誕日，上必臨幸，升座歡飲，賞賚無限，中宮皇貴妃迴不及也。客氏往私宅，內侍王朝忠等數□人，著紅玉帶前驅。客氏盛服倩妝，乘輿由嘉德門經月華門，至乾清宮前亦不下輿。出西下馬門，呼殿、侍從之盛，遠過聖駕，燈炬簇擁，熒然白晝，衣服鮮華，儼若神仙，都人士所罕見也。其到私宅，升廳事，自管事至近侍，挨次叩頭，老祖太太千歲之聲，喧闐震天，各以銀幣犒答之，欽賜金幣無算。每日三時，輟御前膳以賜，絡繹不絕。在外或住旬日，忠賢促之始入，出入皆以五更。忠賢亦有私第，與客氏居斜對不遠。先是，熹宗崩，上准歸私第。客氏五更衰服赴梓宮前，出一小函，用黃色龍袱包裹，皆先帝胎髮痘痂及累年鬚髮落齒指甲等，痛哭焚化而去。良卿謹慎，稍善言詞。國興昏愚，與人坐，輒欠伸入夢鄉。至是，俱駢首受戮。嬰孩赴市，有盹睡未醒者，天下以為慘毒之報，無不快之。

給事中許可徵劾崔呈秀，下吏部勘處。都給事中吳鴻業論吏部尚書周應秋、南京兵部右侍郎潘如禎及呈秀子幸舉。呈秀歸薊州，列姬妾，羅諸珍異器，縱飲。飲一卮，即擲壞之。飲已，自經。其子鐸覆試，僅構二義，削籍戍邊。廷議呈秀死有餘辜，命法司按律暴其罪於天下。

河南道御史倪文煥、吏部郎中周良材、工部尚書吳淳夫、吏部尚書周應秋、兵部尚書田吉、太僕寺卿白官始、尚寶司卿魏撫民，並劾免。

東廠太監張體乾，漕運太監李明道、崔文升免。

復先帝成妃李氏、裕妃張氏封號，右都督張國紀。

釋薊鎮兵備道耿如杞於獄，復其官。

提督操江都御史劉志選削籍。

復撫寧侯朱國弼俸。

復故太監王安官，予祭葬，立祠愍勞。

降太監李實奉御安置南京，涂文輔司香鳳陽。

尚書楊夢寰、孫傑，左副都御史李夔龍免。

戶部員外王守履奏逆黨文臣崔呈秀、田吉、吳淳夫、李夔龍、倪文煥為五虎，武臣田爾耕、許顯純、孫雲鶴、楊寰、崔應元為五彪。命削爾耕籍，籍其家。爾耕貪婪，好囉織諸臣，榜掠慘毒，皆爾耕為之。

御史楊維垣參太監李永貞、劉若愚佐逆，御史卓邁亦言永貞習於文字，其惡過於忠賢。遂下永貞獄，戍顯陵。初，永貞辭任，聞忠賢敗，其黨徐應元、王國泰俱危，饋太監王體乾、王永祚、王文政各五萬金。懼泄，以獻內承運庫，永貞知之，即遁。久而獲之，赴戍所。

□二月，監生王之鼎劾大理寺副許志吉借黃山一案，毒害民命。下志吉於理。

初，監生胡煥猷論大學士黃立極、施鳳來、張瑞圖、李國楫，當魏忠賢專權，揣摩意旨，專事逢迎，浙、直建祠，各撰碑稱頌，宜亟罷，並糾督撫按之請祠者。法司引臥碑生員禁言事律，論杖除名。立極等各上疏辨，言：「忠賢碑文，使其食客游士自為之，至於取旨褒贊，則文書官稱上命擬票，臣等不能盡職，計惟有見幾之作。而忠賢不惟視臣等去就輕，即視臣等死生亦輕，不得已徘徊其門，冀有毫髮之益於國，則亦少盡區區之心耳！」鳳來疏中並引及陳平、周勃、狄仁傑事。上優答之。

太常寺卿阮大鍼論魏忠賢之罪，且辨《要典》勒入臣名。

釋大理寺少卿惠世揚、御史方震孺獄。李承恩論減，卹工部郎中萬燦。

定逆案，先將五虎、五彪下法司議罪。時呈秀已伏法，夔龍、淳夫、文煥、吉追賊遣戍，爾耕、顯純死，應元、雲鶴、寰戍邊。

懷宗崇禎元年春正月，召前兵部尚書霍維華。維華辭救命，且述忤璫始末，薦周道登、郭鞏，不允辭。法司追論魏忠賢等罪，上命磔忠賢屍於河間，斬崔呈秀於薊州，又戮客氏屍，尋復誅許顯純、田爾耕，天下快之。

阮大鍼請合計先朝奸狀，略曰：「汪文言以徽州庫吏，逃罪投王安幕下，引左光斗入幕，移宮之疏，紛紛迎合，此中外謀傾宮闈之始。御史賈繼春疏揭力爭，汪文言等嗾臺省諛王安，佐楊漣、左光斗，繼春削職，此中外謀殺言官之始。吏部尚書周嘉謨雅重熊廷弼，復任經略，而重處姚宗文、馮三元，此中外謀危封疆之始。汪文言處霍維華以謝王安，逆闖效之，逐戚畹，撼中宮，此中外謀危母后之始。」時逆黨次第伏法。

二月，免楊漣、熊廷弼等誣賊。戶部尚書曹爾楨免。爾楨撫山西，祠魏忠賢，明年追論削籍。御史高弘圖劾順天府丞劉志選、太僕寺少卿梁夢環、順天巡撫劉詔媚璫，俱逮之。

下太監李永貞、劉若愚、李實於獄。永貞粗通文墨，為司禮監，秉筆導虐；李實往蘇、松織造，誣陷周起元、周順昌等；若愚博治典故，永貞每諮問之；俱為言官所劾。尋誅李永貞，共籍銀二□七萬。

太監崔文升下獄，戍南京。

五月，兵部推戎政尚書霍維華署督師事。工科給事中顏繼祖上言：「維華狡人，璫熾則借璫，璫敗則攻璫。擊楊、左者，維華也；楊、左逮而陽為救者，亦維華也。以刑科給事中三年躡致尚書，無敘不及，有資必加，即維華難以自解。乞褫革以儆官邪。」遂罷維華行邊，尋免官歸。

太僕寺少卿楊維垣削籍。御史鄒胤祚劾維垣為逆璫私人，占氣最先，轉身最捷，貪天為功，沽名反覆，故有是命。

光祿寺卿阮大鍼免。大鍼與左光斗同里，有隙。天啟四年，吏科都給事中闕，宜補大鍼，廷議以大鍼貪邪，遂授魏大中。其後左、魏被陷，皆大鍼意也。至是，御史毛羽健劾其黨邪，明年追論削籍。

兵科給事中李魯生、太僕寺少卿李蕃相繼免。魯生當魏忠賢時，迎合中旨，倡為執中之說。李蕃督學，建忠賢祠。至是，給事中顏繼祖、御史王之朝劾罷之。魯生、蕃故與禮科給事中李恒茂號「三李」。謠曰：「官要起，問三李。」

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賈繼春免。先是，繼春首爭移宮，削籍，楊、左去，中旨復繼春官。上嗣位踰月，繼春督學南畿，馳疏劾忠

賢枯權流毒狀，累遷內臺。至是，劉新坎劾其變詐，明年削籍。

編修倪元璐追論大學士顧秉謙、魏廣微媚璫，奪恩蔭，廣微尋削籍。上曰：「故輔魏廣微持國柄授逆璫，毒遍海內，實為禍首。其以先朝焦芳例，除名為民，以為人臣附奸不忠之戒。」

六月，前吏部尚書周應秋、戶部尚書黃運泰、兵部尚書閻鳴泰、太僕寺卿郭興治、御史卓邁並削籍。南京兵部尚書范濟世免，以言官劾其媚璫也。大學士楊景辰新被命，亦以豫修《要典》罷。誅前提督巡捕營張體乾、谷應選。

八月，前兵部尚書邵輔忠，戶部尚書李精白、黃憲卿，翰林院編修吳孔嘉削籍。孔嘉微時，故怨族人，及登第，因詰奏黃山之案，傾陷數百家。

九月，協理京營兵部尚書呂純如免。

二年春正月，召大學士韓爌、李標、錢龍錫，吏部尚書王永光，刑部尚書喬允升，左都御史曹于汴，定逆案。諭以首開諂附，傾陷擁戴，及頌美不置，並雖未頌詞，而陰行贊導者，據法依律，無枉無徇。初，逆璫既伏法，上欲因臺諫言，定逆案。大學士韓爌、錢龍錫不欲廣搜禁錮，僅列四五人以請。上大不悅，再令廣搜。且云：「皆當重處，輕則削籍。」閣臣又以數人進。上怒其不稱旨，諭以稱頌贊導速化為題，皆書列入。又曰：「忠賢一人在內，苟非外廷逢迎，何遽至此。且內臣同惡，亦當入之。」閣臣以外廷不知內事對。上曰：「豈皆不知，特畏任怨耳！」閱日，召閣臣指黃狀所封章疏累累示閣臣曰：「此皆璫實跡也，宜一一按入之。」閣臣知勢難遺漏，乃云：「臣等職司輔導，三尺法非所習也。」上呼王永光問之，以吏部止諳考功，不習刑名對，乃召喬允升、曹于汴參定之。

二月壬子，召廷臣於平臺，問張瑞圖、來宗道何以不在逆案？對曰：「二臣無實事。」上曰：「瑞圖善書，為璫所愛；宗道祭崔呈秀母，稱在天之靈，其罪著矣。」問賈繼春何以不處？閣臣言：「繼春欲善待選侍，不失厚道，後雖反覆，其持論間有可取。」上曰：「唯反覆，故為小人。」於是發原奏並前紅本未入各官六十九人，案列無遺。

三月辛未，廷臣上《欽定逆案》，詔刊布中外，以七等定罪。魏忠賢、客氏磔死外，曰首逆同謀，兵部尚書崔呈秀等六人；結交近侍，提督操江都御史劉志選等九人；結交內侍次等，大學士魏廣微等一人；逆擊軍犯東平侯魏志德等三十五人；諂附擁戴內監李實等五人；結交內侍末等，俱配贖，大學士顧秉謙等百二十八人；祠頌，照不謹例冠帶閒住，大學士黃立極等四十四人。

谷應泰曰：

魏忠賢者，河間惡少，肅寧醜類，樗蒲坐困，腐身自媒，斯固以刀鋸之兇殘，冀鼎俎之拾瀋者也。遂乃潛事皇孫，惟供刀匕，玄宗藩邸，力士傾心，肅帝東宮，輔國稱職，攀鱗附翼，有自來爾。乃熹宗之初御，忠賢輒伺嚙笑，欲攬太阿。而乳媪客氏，又以妖幸毀政之姿，為治比對食之舉。於是勢同羶附，情昵晏私。王聖寵而京、閩煽孽，趙嬈尊而甫、節構禍，女子小人朋淫於國矣。乃王安者，名在闈餘，職邀顧命。郭耽清謹，不事威權；呂強剛正，終陷刑戮。蓋自安死，而忠賢愈肆滔天；益無顧忌。調奉者登進，忤恨者誅傷，此左棺有回天之名，令夜有阿父之號也。

乃若鬻開宗社，毒流縉紳，誣織封疆，飛文宮禁，威明豈貨群羌，乃輸左校，張儉詎危社稷，更煩北寺耶！洎乎文言冤獄，遍扁染清流，楊漣、左光斗等並繫銀鑕；魏大中、周順昌等同嬰桎梏，正如朱並所告二十四人，李膺所坐六百餘士，雖夕陽亭下，震盪何辭，首陽山前，滂屍不愧。而田爾耕三木橫加，許顯純五毒備至。乳虎乍逢，盡灑萇弘之血；蒼鷹所擊，皆含杜伯之冤。是則拊髀之憤，原不馮生，而破柱之風，猶能為厲矣。倘非金閭告變，佩韋倡怒，殺詔使於廁上，沉駕帖於河中，則懸金之募，沉命還多，瓜蔓之抄，囊頭未已也。

又若中外戚屬，濫賜褒封，呈秀、淳夫，具邀顯秩，五人同貴，首自單超，一子為侯，咸尊焉惠；而伯榮出入宮掖，張朔貪橫野王，又有光和大尉，承望內官，延光司空，遍徵親故，此所謂蹶馬番徒，倡予和汝者也。

尤可異者，祠宇遍天下，俎豆及學宮，賢非苟助，乃祀安陽；學異荊公，敢配孔子。頌功德者四萬萬人，趨勢利者鴻都門下也。至操兵禁御，將衷甲於桃園，蓄孕閨房，欲繼牛於典午。又且遣王郡國，遠徙扶蘇，危后中宮，謀誅伏氏，取代之規，誠難掩覆矣。而況大行當灑几之日，多官邀橫拜之恩，弓裘不御，鬼蜮仍多，城社已摧，狐鼠猶據。

所幸者，武陽色變易與，北軍猶豫無成。而信邸英開，神明獨運，雲龍初入，方深斷仗之憂，江陵收璽，漸除徐傅之黨。迨至卓躋燃京，莽頭傳宛，而人心始快，國紀肅焉。嗚呼！自予考之，神、光二廟，朝議紛爭，玄黃溷淆，朋徒互搗，至此則鉤黨同文，得禍斯酷矣。然封諱事發，始知顧、及之賢，蔡京事敗，益信元佑之正，身雖蕩滅，名義所從判爾。